

冯渊专栏·原乡物什

人间小景

小说世情

箩窠

箩窠，也叫摇窠，就是竹制的儿童摇篮。从四川到江苏都有，各地形制略有不同，大体分为两个部分：木头框在下，两边底部横担皆弯作弓形，弧度一致，便于摇晃平衡；竹篾摇窠在上，犹如蚕蛹，头高脚低。摇窠口径略宽于木框，用力往木框里一塞，竹篾有韧劲儿，压缩复撑开，牢牢嵌在木框里，成了一个整体。

吾乡20世纪出生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不是睡箩窠长大的。祖父、父亲、我，我的儿子，都是这样。再往后，这种家具渐渐淡出。

箩窠底部的弓形横担，经过年深月久的摇晃，变得光滑。毕竟是木头，总有疤痕，总有虫洞，土地面很般配。农家卧室窗户小，靠屋顶一开玻璃瓦透进光来。这样的房子，安静、昏暗，适合小伢安睡。

土地面，是一种别扭的说法，就是没有其他装饰的地面。在铺设木地板、瓷砖之前，家境殷实的人家是用水泥做地坪的，水泥不收浆，地面毛糙，返潮天水汽通透，地面不湿；如果收浆，地面光滑如镜，打扫方便，但春未回潮天，地面会返潮沁水。

五十年前，家家户户地面都是土。房子盖在土地上，盖好了，屋里的土要夯实。先用石碾压，再用木槌一一敲平。土，总有一点高低不平，反复捶打了，也不会像水泥抹过的平整。没有人计较这一点小小的不平，扫帚一过，浮尘也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土干，土面会裂开，露出一条条细缝。经年踩踏，土面坚硬，泛出白光来。

箩窠放在这样的土面上摇晃，最能催眠。不那么光滑的木头和没那么平整的地面接触，有一点磕磕绊绊，每次摇晃都有一点起伏变化，那些微小的波动传到箩窠，通过窠底的稻草和软软的被子，最后传到小伢的枕骨上，形成既有规律又富变化的旋律，那种节奏的丰富性，光滑的瓷砖和金属的婴儿床构件是无法比拟的，后者一定圆润，节奏简单直接，摇的人也不费力。摇箩窠的人，轻重缓急要根据地面的平整度来调试，让小伢有一点点颠簸，又不能是毫无章法的摇晃，那样会让人心烦意乱。

摇箩窠是奶奶、妈妈、姑姑、姐姐的天生本领，温和缓慢的摇晃、颠簸，也是一种爱抚。

小伢睡在箩窠里，哥哥摇他，用力推搡，循环往复，力气越来越大，睡在箩窠里的弟弟受到感染，呵呵呵笑起来，哥哥更有劲了，终于将弟弟的箩窠摇翻，整个箩窠坎在地上。弟弟有被子包裹着，并没有受伤，这种天翻地覆让他开始有一种新奇感，过了一会，哇哇大哭起来。

箩窠底部深，先铺些稻草，盖上旧被单，这才放棉被。这床棉被是新的，松软的，怀了孩子，头年里，家里就准备了棉花。

跟大人的被子不一样，这床棉被是四方方的，沿对角线方向垫在箩窠里，小伢头朝一角睡好，对角折叠，盖住腿脚，两边包抄，掖紧裹严，成了一个蜡烛包，小伢安睡在窠里，像一只眠蚕。

蚕要不停吃桑叶，睡觉，才能长大。小伢也是，吃奶，睡觉，才能长得白白胖胖。

昏暗的房间里，春雨潇潇的黄昏，外面湿冷，祖父、父亲在雨里做秧田，育种了。几间土砖房子，祖母、母亲在灶间忙碌，生火做饭，围住一家的温暖。

小伢饿了，要哭；尿了，更要哭；有时看着屋顶上空的亮瓦，发一会呆；有时看着半截窗棂上堆放的木器、杂物，出神。也许小伢什么也没看到，黑黑的眼珠骨碌碌转，是在寻找母亲。

母亲听到小伢的哭声，马上赶过来。摇晃箩窠，箩窠横担在不平的地面发出磕磕碰碰的声响，这种声响与母亲的气味联系在一起，小伢就安静下来。

有时候，祖母说，小伢不能这样惯着，得让伢哭一会。

母亲总是不忍，哭声拉扯着母子。

祖母说，我带的孩子多，做娘的哪能不心疼自己身上掉下的肉，那也不能由着伢。这世上路长坎多，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让伢哭一会，不是坏事。

母亲半信半疑，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靠近箩窠，像一只老鸟，本能地用翅膀拢住它的幼雏。

小伢有时是不讲道理的，娘来了，摇着箩窠还要哭。

祖母就说，哭声大好，长得快。不哭的伢，长不高。母亲低声笑了，我伢要长高，长高高。

于是哼起了摇篮曲：喔……哦……啼……我家小伢要困觉哦……

第一个字近似仄声，短促有力，提醒小伢，娘来了。第二个字略拖长声，转折成上声；第三个字，娘的呼吸有多长，就拖多长，阴平调子，可升可降，可歌可泣。娘有开心的事，不开心的事，都会在摇篮曲里吟哦。这也是一种母子连心的形式。

吾乡方言读“觉”为gao，尾音连同最后一个“哦”字，

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父亲的麦田

潘新日

许久了，父亲的麦子一直在我的心里生长着，他在老家一茬接一茬地收割庄稼，收获喜悦。犁地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收割，父亲的身影和麦子一起出入时令，我甚至都能想象出在那个时节里，父亲会在麦田里做什么，他的心和麦子一样碧绿着，金黄着。

父亲的麦田是他的生命和希望，他喜爱庄稼，更喜欢土地。八爷活着的时候总爱对我说，这些地可是我和你爹一锄一锄地开出来，原来都是荒草滩，盐碱地，猪不吃，狗不闻的，如今都变成良田了，可以稻一茬，麦一茬地收，虽然很累，心是快乐着的。

对于父亲的劳作，我的记忆总是与汗水和劳累联系在一起的，关于稻子的记忆可能由于其生长期太短的缘故，已经逐渐模糊起来。唯独麦子，村子周围的那些麦田，让我总是不能释怀。

每年收完稻子，田野里一片空白，只剩下深深浅浅的稻茬和遗落在稻田里的稻粒，鸟雀在稻茬间觅食，秋虫在泥土中低吟。乘着天晴，父亲大老早就把稻田犁了，待土地晒到半干，再把犁过的田地耙平，然后耐心地等待麦播。

八爷是种庄稼的老把式，早年父亲就是跟

着他在地主家做长工，学会了勤劳和精细，生产队那会儿，撒种子这样的轻体力活（也是技术活）一般都是八爷和父亲做的，村里的人说，他们撒的种子匀溜，适中，不浪费也不少苗，犹如用手一颗颗量着栽下的，看着就舒服。

父亲种庄稼极讲究，他就像村子里熟透的农谚，落在哪，哪里就是一片碧绿。

浓雾里，皎洁的星空下，父亲的收牛调时常在我们的梦里萦绕，他早起的牛鞭清脆而响亮地驱赶着黎明。田野里，父亲穿着厚厚的破棉袄，腰里扎着稻草绳，赶着牛站在木耙上把一垄垄地整得粉碎。父亲说，种麦子要赶季节，地整的好，季节合适，小麦就长得好。

麦子种下后，父亲便开始为麦田起麦沟。先用锄头把麦沟里的土一锄一锄地勾到岭上，接着，再用铁锹一锹一锹地起沟，一块麦田干完了，你再看看，方方正正的垄，笔直的沟，就像一块木板面，凝重而丰硕，蕴含着希冀和畅想。

田埂也是父亲特意修过的，上面长着厚厚的野草，田埂两边都被父亲用铁锹铲的光滑而又平整，找不到一棵野草。

麦苗绿起来的时候，寒霜和雪花会如期而至，此时，父亲会蹲在田间地头，吸着旱烟袋，眯



李昊天 摄

信笔扬尘

差生的高考

肖阳

我当年是以美术生身份参加的高考，我专业课成绩没问题，就是文化课太弱，特别是数学和英语，学得一塌糊涂。

考数学时，我半小时就做完了，因为会的就那么多几道题，其余的全靠蒙，无须动脑。做完了，也没必要检查，因为检查几遍，该不会的，还是不会。

坐在考场没事可干，不敢交头接耳，更不敢到处张望，呆坐了十多分钟，竟然有一丝困意，我用手托着腮，想闭着眼迷糊一会儿，刚迷糊了几分钟，监考老师走了过来，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吓得一激灵，监考老师低声问我：“怎么了，不舒服吗？”我赶紧摇头，监考老师用手敲了

一下试卷，示意我好好检查，我假装翻看试卷，并在草纸上乱划拉起来。

被监考老师提醒了一次，我不敢再睡了，闲得无聊，便在草纸上画画，画大海、画帆船、画渔夫，我画得太专注，监考老师再次从我后面走来，我都没注意到。监考老师看到了我在画画，她没吭声，用手指了指试卷，示意我检查一下。

连续两次被监考老师提醒，我也不敢睡不敢玩了，只能专心检查试卷，检查完会的，又检查了“蒙”的答案有无修改的必要，咳，我这哪是考试呀，分明是给试题算命来了。

好不容易熬到考试结束，我第一个冲出考

人间小景

立夏万物皆长大

张鑫

我习惯在春夏相接之际回忆，节气让岁月有了刻度，这刻度中贮藏着旧日的记忆。

童年时期的我，总会这样的时刻，醉心于小园中的一切。俗话说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老家的园子里开辟有几块菜畦，春夏之交的日子里，母亲总是忙着播撒一些蔬菜的种子，种植一些蔬菜的秧苗。在马上到来的盛夏里，黄瓜、丝瓜、豆角、倭瓜将挂满架架，葡萄藤上会吐出珠圆玉润的果实，蜂儿蝶儿鸟儿也将沉醉于这方小园。无花果树枝头已经结出果实，白头翁翩然而至，叫声中舞动着许多憧憬。

立夏，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开端啊！立夏，万物至此皆长大。天地间的精灵至此走向成熟，我的心此刻也渐渐充盈繁盛。

我也常常驻足于村头水塘边，凝神于白杨树上勤劳忙碌的喜鹊，看它们怎样从远处衔来树枝、茅草、泥土，在枝杈间筑巢。水塘里的水鸟也欢快起来，几只鸳鸯梳理着洁白的羽毛，在

水面上游动的野鸭灵动了许多，就连水中的鱼儿也时不时地蹦出水面，激起片片水花。夏天来了！所有的生灵都兴奋得想要呐喊。

每当回忆起夏天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幼年时的一个场景。是八九岁的时候吧，我和伙伴们提着红色的塑料小桶，前往隔壁村子的河边摸蟹摸虾，我们穿着凉鞋站在水里的石头上，感受河水亲吻脚面带来的舒适与清凉。有时候，光滑的泥鳅会从腿边溜走，徒留给我们一份滑腻与酥痒。

我还记得一年暑假时读书的场景。那时，远在南京上学的小舅放假回家，带回来一本厚厚的《路遥全集》。我从他的手中要来这本书，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开始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。我趴在桌上的凉席上，感受地面的清凉，头顶上的三叶电扇吱吱呀呀地旋转，我手捧着没有封面的书，进入一个精彩纷呈的文学世界。后来，我读了很多的书，也写了很多的

着麦苗儿躺在厚棉被下躲避一场接一场的寒风，心底流淌着欣喜。

开春的鞭炮燃红了父亲的思绪，他扳着指头计算着新春的第一场雨，化肥早已备好，雨一落下来，父亲便把一颗颗洁白的小珍珠撒进麦棵间，那些欢喜蹦跳的精灵见了雨水化成了春露沁进了麦根，沁进了父亲的心里。

阳光由暖变热，坐在田地里的妻子也慢慢直起腰身，它们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，开始拔节、打苞、抽穗。父亲隐在麦田里，弯着腰为麦子除草，一根一根地拔。他是那么认真，细心地照顾它们，就像呵护一个个小小的生命。

布谷叫起来的时候，麦子开始变黄，为了防止鸟儿偷嘴，父亲在麦田里竖起了一个个稻草人，为他们戴上帽子，穿上衣服，举着竹竿，挑着皮纸，赋予它们生命。父亲也不闲着，这个时节，他会顶着毒日头在饱满的麦穗中寻找燕麦和杂草，也会拔去羸弱的小穗，间去拥挤的稠穗，在汗水里等待麦子成熟。

小麦开镰是村子里的大事，也是父亲的大事，月光下，父亲把一弯新月磨得明亮，他把整个丰收的憧憬都埋藏在这耀眼的寒光里，他要用汗水为骄阳下炸响的麦粒送行，收获一生中最大的快乐。

农家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，父亲在麦子的一次次成熟中老去，如今，父亲老得已干不动农活，那些他曾经劳作的麦田也被别人种去，无事的时候，他总喜欢到麦田里转转，看看那些麦子，看看那些麦田，我们知道，他心里的麦子依然茁壮着。

寻猫

刘平

“请问，您看见过我的猫吗？一只麻灰色的猫。”上午，朱老太在小区里转了一阵，看见一个保洁阿姨，就走过去很有礼貌地向她打听。

保洁阿姨看看朱老太，摇摇头。

朱老太住三十二楼，因为腿脚不好使，平常很少下楼来。但为了寻猫，这个星期她已经下楼来四次了。

寻遍了小区里的角角落落，都不见猫的踪影。朱老太也问过很多人，小区居民、保洁阿姨、花匠、孩子……为了不让人家觉得烦，朱老太问别人时总是很有礼貌。但问了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给朱老太提供有用的线索。

朱老太很失望、很着急。每天跟那只猫朝夕相处，朱老太跟它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。朱老太甚至能听懂它的“话”，从它的声音、行为中了解它的情绪。它高兴、自在、快乐、郁闷、孤独……朱老太都能从它的声音、行为中感知出来。那天上午，朱老太感觉到猫很郁闷、甚至有些烦躁，就打开门，对它说：“看你在屋里待不住，出去玩一会儿吧。别玩太久了，玩一阵就回来。”

猫出去后就在楼梯里玩。这塔楼设计得有些新奇，朱老太家屋门左侧是楼梯口。大家进出都走电梯，没有人走楼梯，只有物业的管理员每个月走楼梯巡查一遍，楼梯就成了猫的游戏场。猫出去后朱老太家的门一直开着，猫很乖，大约半个小时后就心满意足自己回来了。

从那以后，朱老太几乎每天都要打开门让猫出去玩一会儿。

也许是外面比屋里自在、好玩，猫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有一次居然在外面玩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。朱老太有些生气，教训它：“越来越没名堂了！我一个人在家眼巴巴等你，你可疯够了才回来。喊你别玩太久了，你忘啦？”

猫没有理会朱老太的教训，“嗖”地窜到她身上。朱老太坐在沙发上，一只手抱着猫，另一只手在它身上轻轻抚摸，脸上就笑眯眯的了。

可朱老太没想到的是，那天上午九点过猫出去后就一直没回来。过了一小时没回来、两小时没回来……直到晚上也没回来。朱老太无数次到楼梯口探头张望，始终不见猫的踪影，也没有听见一丝儿动静。

第二天上午，还不见猫回来，朱老太就下楼去找。

可猫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

一天天过去了，猫还是没有找到。朱老太心里很难受，想：“它是不是不回来了？”一天天在小区里东寻西找，朱老太的腿脚有些受不了了，就再下楼去找了。只是朱老太还没有死心，每天都把屋门大开着。她想猫说不定哪天会自己回来的。朝夕相处了几年时间，它不会这么说说就走了。

也许是那只猫真的不想再回来了。一天天过去了，还是不见它的踪影。但朱老太还是每天都把屋门大开着，她想：“万一它哪天回来了呢？”

朱老太的日子，在煎熬中度过。这天午后，朱老太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突然，她被一阵什么声音吵醒了。欠起身睁开眼一看，是那麻灰色的猫！揉揉眼睛再看，是它！而且它的屁股后面还跟着三只毛茸茸的猫崽儿，也都是麻灰色的。

看着那只猫和它的三个孩子，朱老太的泪水刷地涌了出来。

